



高尔基选集
克里姆·薩姆金
的一生

金人譯

高尔基选集

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

(四十年)

紀事小說

第二部

金人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第二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33 字数59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6 $\frac{7}{16}$ 插页11

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册

定价（3）2.35元

统一书号：10019·1733

定 价： 2.35 元

第 二 部

100-76

克里姆·薩姆金一面对斯皮瓦克太太讲述博覽会的事情和集市的情况，一面心里觉得，他所體驗到的感动心情已經仅仅成了記憶，而且作为感情來說，是消灭了。他了解自己讲得很枯燥无味。他想在一部分报纸的过分夸大吹嘘和另一部分报纸的牢騷怀疑之間，找到自己的路綫，这种願望使他束手束脚；除此以外，他还害怕也变成伊諾珂夫那些粗暴和挖苦的小文章的口吻。

就連对菲多索娃，他本来希望能用些偉大的字眼来描写她一番，而且虽然十分吃力总算找到了这些字眼，而等到把这些字眼說出口来的时候，就觉得又枯燥，又乏味。可是不知怎么的，結果依然是这样，在全俄建設博覽会上，只有那位弯腰曲背的小老太婆在他心里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那个年輕的沙皇在他的脑海里只留下了一副遺憾的笑容，他一想到自己对这个青年人所寄予的希望，就觉得很不舒服。

“是个渺小的人物，那些大臣們就像哄小孩子一样，他們认为他應該上哪儿去，就把他推到那儿，拉到这兒，”他說，对于加在这些語言上的那种具有报复意味的、个人感情的力量感到有点儿惊異。

大家坐在花园里，櫻桃树蔭的下面，櫻桃树上布滿了一串一串的紫晶色漿果。黄昏时光，令人窒息的悶热預示大雷雨已經临近；浅灰色的云彩片在漂去奶油的牛奶色的天空上翻滾沸騰；云彩的影子从花园上空滑过，树叶子紋絲不动，令人看着挺奇

怪。斯皮瓦克太太两只胳膊肘子撑在一張埋进土地去的圆桌子上，用手巴掌擦住臉蛋子，注視着一只正在桌上胡里胡塗乱爬的紅色小甲虫。她的丈夫脫得半裸身体，躺在窗戶旁边的地毯上，干咳嗽着，一前一后地推动一辆儿童車，車里面有一个大脑袋的嬰兒四脚乱动，用黑眼睛安詳地研究着天空。

“伊諾珂夫写給我的信也是这种口气，不过談到沙皇的話更尖刻，”斯皮瓦克太太微笑着說。“伊諾珂夫写信的神气好像在俄国只有两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至于宪兵，就像都是文盲。”

紅色甲虫爬到薩姆金眼前来了，他怒气冲冲地把它从桌子上彈掉。

“还有——什么呢？”斯皮瓦克太太抬起脑袋，問道。“談到霍登惨剧的問題了嗎？”

“霍登惨剧的問題？沒有。我什么意見也沒有听到，”克里姆回答，一想到他每逢想起沙皇的时候，居然一次也沒有想到莫斯科发生的惨剧，就露出嘲諷的笑意說道：

“不喜欢記仇恨的人民忘掉这件事啦。就連那位专喜欢談論不快事件的伊諾珂夫——也忘掉啦。”

斯皮瓦克太太朝克里姆凝視了一下，想說什么，但是小孩子吧啞起嘴来了，丈夫揪了揪她的衣襟，說道：

“他要吃奶啦！”

她抱起儿子来，扭过身去，把奶头塞給他，不知道为什么用鼻音說道：

“我的儿子太严肃啦！他一点儿也不撒嬌，很喜欢深思，一声不响地研究世界。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做父亲的斯皮瓦克，却在光亮当中打量着自己的手指

头，說道：

“他以为音乐是藏在我的手指头里面，手指甲里面呢。”

克里姆觉得心里涌上来一股难以忍受的寂寞心情。女人，櫻桃树叶子和果实的影子不断地落在她的白衣服上；戴着黑眼鏡，面色发綠的害肺病的音乐家，紋絲不动的花园里的綠蔭，模糊的天空，城市的懶洋洋的喧鬧声，——这一切都枯燥无味。

他在这种寂寞的重压之下过了几昼夜的沉悶日子，对于华拉甫卡和母亲很是恼火：他們离开博覽会就一直上克里米亚去了，这样就使他非得在家里和在城里住上一个月不可。已經跟女人睡慣的克里姆，每天夜里心情非常激动，怒气冲冲地和心情委屈地想念梨吉雅，一到晚上，就不由自主地走到楼上她的屋子里去，使他不愉快地感到惊讶：卷起来的棕垫放在彈簧床的架子上，枕头和內衣都收拾掉了，鏡子用报纸盖住，窗前的沙发套上了灰套子，一切的零碎东西都藏起来了，窗台上的花也没有了。仿佛这种丑陋的空曠样子正在嘲諷地发出一个問題：

“真的——有过一位女孩子嗎？”

但是，女孩子确实有过，那种像疼痛一般，使心灵难过的空虚，就頑强地說明了这一点。

他走到那間大屋子里去，这是童年时代冬天里游戏的地方，他在这間屋子里来回走了許久，心里想着，除那些使他心惊胆战的事情以外，一切事件都这样容易地就从記憶上消失掉了。父亲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父亲，也就像从来没有想到过哥哥德米特里一样。但是現在不由自主地总要想到梨吉雅。如果她发生什么不幸事件，发生一种失恋事件，或者和这类似的事件，那可是不坏。如果发生一件能挫伤她的驕傲心的事件，对她是很有益处的。她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地方？模样

几丑陋。人也不聪明。

屋子里尘土挺厚，这种尘土迷漫的空虛使心里的念头变得很平常，慢慢地把这些念头都吸干了。一个女僕在各屋里，在院子里，懒洋洋地走来走去，克里姆看着她，就像隔着火车的窗户看远处田野里的母牛。寂寞心情冲激着他，四面八方都在产生寂寞，从所有人的身上，建筑上和东西上，从紧紧靠在一條靜靜的、渾濁河道的岸边的整个城市上，都在产生出寂寞。博覽会的許多場面都暗淡了，像梦一样遗忘了，觉得就是这位沙皇的灰色的矮小身形使那些場面失去了色彩，吞沒了它們。

斯皮瓦克太太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既不触犯他，也不教訓他，这使他心里很舒服，然而同时又使他觉得委屈。她好像全副身心都貫注到音乐学校的工作上去了，一开口就是談学校，談学生，就是这些問題她也談得挺勉强，除掉对小孩子和丈夫以外，她就像一个过度疲劳的、或者是过分喜欢深思的人，用一种漫不經心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上午九点她就到学校里去，三点钟左右回家，从五点到七点带着孩子和书籍在花园里散步，七点钟又出去給一些业余合唱爱好者上課；回来得很晚。有时候，教会合唱队的指揮員送她回家，这是一个留着长长的头发，身材粗短的花花公子，头上戴巴拿馬草帽，手里拿着手杖，两撇粗粗的鬍子，仿佛是两块松香。她曾經問过克里姆一两次：

“您要写写博覽会的情况嗎？”

“我要写，”虽然因为寂寞妨碍了他，还没有动笔写，可是他却这样回答。

每天上午，在妻子离家一个钟头以后，斯皮瓦克先生就从厢房里出来，往大門口走去，他就像一个剛剛学会在地上走路的小孩子，搖搖晃晃地走着。一个口罩使他的下頰显得很突出，使他

那头发鬚曲的脑袋像是獅子狗的脑袋，毛茸茸的深色西服，越发使音乐家显得像一只馬戏团的馴狗。他每逢遇到克里姆，就把口罩拉到脖子地方，总要談論一些音乐問題。

“現在——您看，”他把两只手举到薩姆金面前，朝他比划着七个指头，說道：“七个音符，要知道只有七个，是吧？可是——貝多芬、莫札特、巴赫用这几个音符創造了些什么东西呢？这种现象到处是一样，在什么东西上都是这样：上帝賜与咱們的东西很少，咱們却創造了无数的美妙东西。”

他肯定地說，音乐的語言比文字的語言要不可比拟地丰富。

“为了要对您說明一个和音的内容，需要說上几十个字。”

有一天晚上在花园里，他热得气喘吁吁地，像报告新聞一样，对克里姆說：

“我快死啦。大概秋天里我就会死啦。”

“算了吧，您別說啦，”薩姆金一面照顾到說話的声調不要太冷淡，一面反駁說。

“賤內也不相信，”斯皮瓦克說，用手指头在空中画着一个复杂的花紋。“不过我知道，秋天里我就死啦。您以为我是怕死嗎？不。可是——很可惜。我十分喜欢教音乐。”

他看了看自己的皮包骨的手指头，发出噝噝的声响，叹了一口气。

“賤內也喜欢教音乐，一点儿不錯！您看見嗎，應該按照乐队的形式安排生活：使所有的人都忠实地彈奏自己那一部分歌譜，这样就可以諸事順遂。”

他气喘吁吁地說着，喉嚨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噝噝响；他忽然捧住脑袋，打了一个噴嚏，喘了一口气之后，說道，

“这座城里的尘土有一股鳥糞味。”

薩姆金把他的話也當作是吉奧米陀夫的瘋子式的瞎噓，聽到這些話使他覺得更加寂寞了，最後，寂寞心情把他趕到報館編輯部去了。

編輯部座落在安靜的德伏良斯卡亞街和一條僻靜胡同的街口上，那條胡同彎彎曲曲地，一直通到殘廢救濟院的鐵大門。一座二層樓的房子分成了兩半：一部分留在大街上，另一部分隱藏在胡同裡面，比頭一部分長出來有兩個窗戶的樣子。是一座古老的、營房式的房子，門面上一點裝飾也沒有，黃色的牆壁落滿了塵土，變成了一種沒有熟過的皮革顏色，太陽把窗戶玻璃映射出紫色的情調，這座房子的几扇模模糊糊的窗戶上面，使人很不舒服地看到幾個金字“我們的家鄉”。

一道鐵樓梯由於樓下印刷機的活动震得直哆嗦，薩姆金順這道樓梯走進一間大屋子；伊萬·德羅諾夫坐在这間屋子当中的一張桌子前頭，桌上鋪着一塊染了墨水痕迹的漆布，他口里吹着哨子，正在從日記本上把什麼東西抄在一條窄窄的紙片上。

他遲疑地迎着克里姆站起來，好像不認識他似的，但是等到克里姆露出笑容的時候，他就用手握住克里姆的手，興高彩烈地搖晃着，顯然這種高興有些過分誇張。

“你回來啦？早回來了嗎？”

“你近來好嗎？”克里姆回答，心裡被這種蠢笨地加以誇張的快樂樣子和那種稱呼你的態度鬧得挺不舒服，很窘急。

“我就依靠棄嬰過日子，”伊萬活潑生動而又熱鬧地說道。“小品文作家專門說俏皮話：請您把那些棄嬰抱來，叫報館在他們身上蓋一個章，不然的話，您就可以把同一個棄嬰賣上五次。”

他把頭髮剪得短短的，露出了扁平的天靈蓋，這樣他的臉顯得寬了，像鈕子一般的鼻子仿佛腫脹了。他揪着像大街上的塵

土顏色的小鬍子，繼續說道：

“我們这儿大家老是說俏皮話。可是在這座該死的城市里什麼重大事件也沒有！為了製造新聞，頂好自个兒去搶劫，放火，殺人。”

他一面說話，一面用鋼筆架在那塊像地圖一般的漆布上畫8字，又對着主筆辦公室門內的沙沙聲聽了聽，那里好像有一隻小猫在玩弄紙片。

原來是白色，現在由於陳舊變得發黃的、主筆辦公室的兩扇門開開了，主筆把一疊紙片向上一舉，喊叫道：

“德羅諾夫！您真他媽的……啊呀，您好！”他親熱地說道，把門開得更大一些。“請進！”

過了一分鐘，克里姆坐在他的對面，聽見：

“檢查官害了恐懼言論病，就是害怕議論症，各位撰稿的老爺們害的是放縱病，就是無法遏止的大肆議論症，每一個方面都想向另外一方面表示表示，他比他更激烈。”

他說得很鄭重，並沒有牢騷的口氣，像是对克里姆朗讀似的。他用手絹擦擦出汗的禿頭頂和黃色的太陽穴，當他說出一些拉丁字的時候，一片很像受委屈的嘴唇就特別威風凜凜地翹起來。克里姆已經知道，報紙上的拉丁文是這位主筆的一個弱點，差不多在每一篇論文里面他都夾雜上些這樣的字眼：*ab ovo, o tempora, o mores! dixi, testimonium paupertatis*①和其他等的，報館編輯喜歡用的字眼。主筆的背後放着一頂大櫥，里面

① *ab ovo*——照字面譯是“從卵開始”——是最初開始的意思；*o tempora, o mores!*——是“關於時間，關於道德！”的意思；*dixi*——是“我說”；*testimonium paupertatis*——照字面譯是“貧困的證據”，轉為“智力不足”的意思。——原編者注。

放滿了書籍，他的灰色的脊背和女人一般的圓肩膀都在大櫥的鏡子里照了出來，光光的後腦勺子暗淡地放着光亮，仿佛書櫥里關着一個和主筆面貌相同的人。

“請您想想看，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建立社會輿論，並從而指導這種輿論是十分困難的。而且這時還會出現一些人，很有把握地說：‘越糟——越好’。最後，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些一點也不愛人民的冒牌革命分子。”

油墨的氣味充滿了這間堆滿報紙的小屋子。有一個巨大的怪物在這間小屋子的地板下面不住氣地喧鬧，有規律地跺着腳。主筆疲勞地嘆了一口氣。

“這篇文章報導的是博覽會的事情嗎？”他一面問，一面用克里姆的稿子驅趕一只凶猛的蒼蠅，它頑固地要落在主筆的太陽穴上，吸吮他的汗水。“伊諾珂夫原來是一位完全失敗的通信員，”他繼續說下去，用稿子照太陽穴上拍了一下，於是皺起臉來，注視着蒼蠅昏頭昏腦地在桌子上飛來飛去。“伊諾珂夫是個灰世主義者，大概，他這是由於便秘引起的。精神病學家柯瓦列夫斯基對我說過，雅典神甫琪蒙就是害的便秘症，這是一般的現象……”

他用手稿拍住蒼蠅以後，輕鬆地嘆了一口氣，抬起嘴唇，把它拉長了一點兒；薩姆金明白，這是主筆露出了笑容。

“除此以外，伊諾珂夫還寫一些叫人難受的歪詩，您知道吧，簡直是些可笑的詩。順便提一句，我手頭已經積存了有幾尺厚的一些本地詩人的原稿，——您不想看看嗎？也許您能找到一點給星期增刊上用的材料。我坦白地說，對於新詩我不大了解……”

他怒氣沖沖地皺起眉頭，把桌子抽屜拉出來，遞給克里姆一

搭子大小不同的紙片。

“嗯，是的，您哪——就是這些！兩個星期以前，德羅諾夫交給我一首很好的詩，我們登出來了，後來發現——這是賓涅基克托夫^①的詩！當然，大家都譏笑我們。我就問德羅諾夫：‘這是什麼意思呀？’他說：‘這是一個熟識的特种中學學生交給我的。’哼……應該說一句——我不能信任特种中學的學生。”

那位小品文作家沖進辦公室來，問道：

“他們又在要我的命嗎？”

他一邊握薩姆金的手，一邊說：

“這個月已經是第五篇雜文啦。”

他坐到窗台上，身子搖晃着，咳嗽得很厲害，使他那張黃臉鼓脹起來，咳得發了紅，兩條細腿像抽筋似的，把腳后跟直往牆上磕；蠅網的上衣從他的瘦削肩膀上滑了下來，腦袋哆哆嗦嗦地搖晃着，幾縷色彩暗淡的頭髮披散到臉上，這些頭髮大概很干枯。他咳嗽完以後，用一塊不很新的手絹擦擦嘴，向克里姆聲明：

“我感冒啦。”

後來他說，在報館里工作了九年的工夫，檢查機關足足扣留了他十一冊稿子，這是每一冊按二十個印張，每印張按四萬個字母計算。薩姆金覺得，魯賓遜說這話的時候似乎並不傷心，而是流露着夸耀神情。

“你說得太誇張，”主筆嘟嘟囔囔地說，一邊用一只眼睛閱讀一篇稿子，用另外一只眼睛注視着一只新飛來的、令人厭惡的蒼蠅。

① 賓涅基克托夫(1807—1873)，俄羅斯詩人，風格華而不實。——譯者注。

魯賓遜想說些什麼，但是从窗台上跳下來，又咳嗽起來了，把痰吐進字紙簍里去，主筆斜眼朝字紙簍看了看，用腳踢開，撇了一下鈴紐，嘴里憤恨地說着：

“又忘記擺痰盂啦。”

德羅諾夫進來了，主筆把眼睛抬到眼鏡的上面。

“我不是叫您，是叫听差的。”

“有新聞，”德羅諾夫說。

“什麼新聞？”

“一件是淹死人。兩件小偷的案子。市場上一場斗毆。一件重傷事故……”

“這就是生活，對吧？”魯賓遜拉住克里姆一只胳膊，高聲喊叫。“咱們去喝啤酒。”

德羅諾夫站在門框旁邊，隔着主筆的腦袋望出去，說道：

“典獄長托波爾珂夫，昨天在市參議會管參議員戈拉契夫叫——白痴，管琪莫菲叶夫叫——小偷兒……”

“不過他倆也都不相信他，”魯賓遜把話說完，就領着克里姆走出去。

薩姆金不願意錯過這個機會，可以更加接近地熟悉一下這個自認是有人權批評和教訓別人的人。魯賓遜在街上頂風走着，塵土直迷眼睛，一面咳嗽，一面興致勃勃地說：

“咱們上‘瓦爾加拉’^①去，我給‘伏爾加’酒店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因為這座酒店是俄國的‘瓦爾加拉’，我們的英雄們，以及那些被害人的嗜好折磨得軟弱無力的人們都能在這兒得到安息。小伙子，有些什麼樣的嗜好刺激您嗎？”

① 斯堪底納維亞神話中奧丁神和陣亡英雄的靈魂居住的地方。——譯者注。

他們在一條干干淨淨的街上走着，從隱藏在花園里面、由花園圍繞起的五顏六色的小房子的面前走過。

“是些舒服的小房子，”魯賓遜嘟嘟囔囔地說，拼命吞着熱空氣。“都是各種保守主義的堡壘。保守主義就是在舒適的基礎上產生的……”

“像你這樣無家可歸的、任何責任都不負的人，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薩姆金心里想。

“您記得托爾斯泰有一個講述阿基姆伯伯諷刺抽水馬桶的故事嗎，啊？”

克里姆沒有回答，笑了笑；這個身穿黃色蠶綢服裝，手里拿一頂黃草帽，一腦袋大麻色亂頭髮，身體虛弱的、難看地佝僂着的人形忽然使他覺得很可笑；他那顴骨上的紅印子使人覺得像是一個小丑的臉蛋子。

“我沒有想到，您居然會是一個凶狠的人，”他覺得很突然地說道。

“說得不对，我不是凶狠的人！”魯賓遜喊叫道。“不過要變成凶狠的人，這是職業上需要的。”

飯店座落在對着河岸的陡坡上，由幾根柱子架起的陽台高懸在空中，很像是一隻貨架子。從幾棵老菩提樹的頂上可以看到一道藍色的河水；像溶化的太陽在水面上閃閃發光；河對岸的一些沙丘上，散布着一些村莊的灰房子，沙丘過去一些，長着一叢一叢的櫻絡柏，再遠地方，就是一堆一堆的白雲從地面上飛騰起來。

陽台的角落上，一個身材高大、生着雙下頰的婦人，正對一只空冰激淋盤子孤独地發愁，她的臉很像香瓜，異樣的鷹鼻子下面生着一撮小黑鬍子。